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轟天雷 第六回 賽西施造翠微園 羅乾蠱困水心亭

話說羅乾蠱長大了，三太太將家事交付他。自己又在從前院子基上，蓋造一座花園，叫做翠微園，是取杜工部日日江頭挹翠微的意思。這園卻造得與前不同，從前的不過尋常人家的別墅罷了，這回請了一個衢州府內姓熊名士祿，從前在上海做過洋行裡管事。那人人品不正，卻有些才。這日羅府用聘帖禮銀請了他進來，教他先繪了一個圖，呈三太太看了。三太太喜歡道：「就照這個樣子造吧。」隨喚齊各行匠役金銀銅錫土木磚瓦，搬運進來。又叫人到上海去置辦外國器具花草，繪洋房圖形，請熊先生監著，安插擺佈，堆山鑿池，起樓豎閣，種竹栽花，造得賽過洞天仙苑一般。足足造了二年，方才告成。那日請三太太遊園，三太太坐了轎，乾蠱跟著進門。一路軒廊，都鋪著名國的水門汀。到了大廳，只見匾書翠微園三字，是德清俞曲園太史書的。旁懸一聯云：清風和風咸助長養；春色秋色並有光華。

走進去一座大山，用太湖黃白石疊成，有二丈餘長的兩隻石筍，上鏤一聯云：

春花秋月自娛樂；三山五嶽長遊行。

山中鑿一洞，曲折進去，便是外國式的高樓四層，四面有無數外國花木環繞。三太太叫歇了轎，丫環扶著走。乾蠱跟進來時，裡面陳設的，都是外國購來的新式花樣幾榻、桌椅、瓷杯、玉箸、織錦、地毯。上了三層，都是鋪設得錦繡繡簇，耀得眼睛都花了。下了樓來，又到水心亭、焚香閣、聽雨軒、芙蓉院、玉京山館，各處遊玩了一會，正是說不盡的繁華景象。三太太大喜，回來就封了四千兩銀子，喚乾蠱送到熊先生的房裡道：「這回重重費了先生心，這四千金送給先生，寄回去作家用。先生如不嫌簡慢，還在這裡住著，時時要叨教呢。」

熊先生大喜過望，給乾蠱磕了四個頭，道：「我到府上幾日，蒙三太太、公子厚待，正是過意不去，這些小事，敢不盡心竭力。還叨擾太太這許多銀子，恨不能當面叩謝，只好在公子面前多磕幾個頭，乞公子轉達吧。」

看官，這便是熊先生的運氣到了。從此之後，一年三百六十日住在羅家，不知騙了整千整百的銀子，便寄到家中，置田買產起來。這年有些事到上海，住了一個多月，帶了馮的兒回衢州，依舊住在羅府。馮的兒跟著住華家莊不表。

且說華家子孫出了一人，叫做復疇，少年苦學，且生得智略絕人。村上有什麼事，都去與他商量，卻又性情慷慨，事事公正，人人都喜歡他。那人見羅家恃富欺貧，心裡不服，且時常聽說羅家奪取華家的產業，叫他尋事報仇。復疇心內沉思，無勢可乘。這日見羅三太太重造花園，熊先生發一注財，皺眉一想，便得了計。那華家有個管帳姓鄒的，在羅家管了四五十年帳，且曾教過乾蠱書，府內人人敬重，三太太十分信任。這老頭兒卻是和氣不過的人，與復疇也認識的。這日復疇尋他談了一會，復疇就說問略備粗肴，要你老人家賞光，過來便飯。鄒老頭兒見他懇懇，遂答應了。到了那晚，鄒老頭兒到華家來。那華家三間瓦屋，卻是破碎的了。復疇迎出來，鄒老頭兒道：「你說我不好不來，你不要多費，我是不吃什麼的。」復疇道：「沒有什麼。」就叫一個小廝去搬飯來，一壺酒，一碟鹽花生，一碟臭鹹肉，一碗鯽魚，一碗豆腐湯。二人吃了幾杯酒，復疇說：「我今日要同你老人家商量一件事，你答應了我，我就磕你四個頭。」說罷，就跪下去，真的磕了四個頭。鄒老頭兒大驚道：「這是什麼說，你快起來，有事好商量。」復疇道：「我近來家計艱難，你老人家曉得的。我如出去做生意，一則沒本錢，二則死讀了幾句四書五經，生意規矩一些不懂。」

如出去處館，家裡又沒有人照顧。所以現在要與你老人家商量。」鄒老頭兒聽了，大驚道：「你的景況，我都知道。但吾一年在羅家騙的，只好家中一年過活，哪裡有許多幫助別人呢。」

復疇道：「不是這樣說。你老人家在裡面管帳，也費心得很，我想進來幫你，你給羅公子說了，一年開支三四十塊洋錢的薪水，在羅家正是牯牛身上拔根毛，在我就可以敷衍過去了。」

鄒老頭幾聽了，道：「這個奸商董。羅公子那人極歡喜字，你書法很好，何不先抄些什麼，給吾帶進去，若瞧見了說好，就成功了。那羅公子人有些呆氣的，他中意你，就肯整千整百的錢給你用了。這要看你的運氣。」

復疇大喜，送了鄒老頭兒回去，道：「這件事總費你的心，以後作牛馬報答你。」鄒老頭兒道：「你明後日來，我總給你說。」這夜復疇就將范仲淹《義莊記》、陸象山《語錄》，全抄了幾條。次日，便攜了小小的一本抄本去見鄒老頭兒。鄒老頭兒道：「你這本書放在此地，明日來聽信。」到了次日，復疇過來，鄒老頭兒道：「我昨日見公子，給你說了，呈上那本字，公子說要去回明三太太，你明日再來吧。」復疇心上忐忑不安，想道：「這三太太，我聽見人說是狠不過的，不知她怎麼樣？」

足足一夜不曾合眼。到了次日，只見羅府上有個小廝來道：「請華相公過去。」華復疇整了一整衣帽，跟著那個小廝先到帳房內，見了鄒老頭兒。鄒老頭兒道：「公子在花廳上，我同你進去。」復疇就跟著進來了，見了公子。話說乾蠱那人，從小有些呆氣，愛書若命，極講究詩詞、歌曲，也學些天文、地理。聽見他的祖宗是奪華家的產業，心裡大不為然，想道：「我若他日一切家事得一人做主，便去尋華家子孫，都交還他，我一些也不要，那不是吳季札之後，便是我羅乾蠱一人了。」又想到：「沒有錢的人家，都羨慕富翁。象我這般，有什麼趣味呢？」

房子雖大，都破的了，我娘又老昏了，不想修理修理，日夜看戲，不知費了幾多萬銀子，造了這個翠微園，將金銀財寶去賞小旦，以後怎麼了結呢？我身子象東縛住的一般，足不能多動一步，嘴不能多說一聲，倒不知貧家快活。咳，我娘這種行為，怎麼對得住祖宗呢？」時常這樣想，這日聽見鄒老頭兒說有姓華的進來幫做帳房，肚裡快活起來。你道為何快活？這正合著他想讓產的意思。及見了華復疇生得人品雄俊，大喜，就叫他做個書契公子，日日伴著他講些學問。那復疇是聰明不過的，與乾蠱伴了數日，便將他的性情摸熟了。曉得他一心不滿意三太太，有時便將言語探著乾蠱，乾蠱將心事說二三分，復疇索性用言語激他。乾蠱是沒城府的，便和盤托出來。自此乾蠱、復疇，便結了生死交。乾蠱一樣苦處，一家的人，都奉承三太太，不從他號令。

復疇薦了四個書童，從此乾蠱有了心腹人，便覺得做事稱手了些，就感激復疇不盡。復疇勸他將大廳門牆修飾整理，又勸他立義莊及本地義學、團防局等善舉。乾蠱聽了，心裡雖要辦，只是自己不能做主，就叫復疇將義學、義莊、團防局的好處，做了洋洋的一大篇，去給三太太看了，一樣一樣講給她聽。

三太太怒道：「你要攬完祖宗的家產麼？」乾蠱抱頭鼠竄而出，給復疇說了。復疇道：「三太太也不想想，她造這個花園，用的銀子是哪裡來的？請到這樣善事，就一錢不肯捨了，義莊等還是緩事，府上這座大大的房子，弄得這樣破落，給鄉鄰人家看見了，不是笑話，說裡面沒有人，才弄到這樣。公子再去求三太太，請示，三太太如願意，我有一個學生，是可以包辦的。」乾蠱又進去給三太太說了。三太太罵道：「我不要修什麼房子，要修房子，有熊先生在，要外人做什麼？你聽誰的話？」

動火要打，被丫環們勸住了。乾蠱出來，含淚訴說給復疇，並求復疇想法。復疇道：「就是這些管帳下人可惡，公子總要責罰幾個才好。那個姓熊的頂不是東西，他目無公子，總要把他除了，那就好了。」乾蠱聽了，次日便將三個門房，一個廚房，一個打宅，叫齊了管帳就將六人罵一頓，趕了出去。熊先生及管帳，覺得奇怪，從沒見過公子發過脾氣的。恰巧值書房一個小廝，將乾蠱、復疇所說的話都告訴出來。熊先生聽了大驚，忙進園去，見賽叫天，將公子的話齊行訴說了，又添上幾句道：「公子和你切齒呢。」賽叫天忙去稟知三太太，三太太喚乾蠱進來，話也不說，叫鎖在水心亭內，著幾個僕人來喚復疇。

復疇早得信逃去了。那所薦的四個書童被痛打一板，趕出。

三太太又究起薦復疇的人，便喚鄒老頭兒痛斥了一頓，趕出不許進門。鄒老頭正是無處伸冤，回家歎口氣道：「不做中人不做保，一世不煩惱。我才信這話了。」

乾蠱自關在水心亭，飯食不週，時時受下人的氣，歎道：「輦路長秋草，上林花滿枝，憑高何限意，無復侍臣知。看來，唐文宗就同我今日一樣的了。憂憂鬱鬱，以後是死是活，也不能知道。」·40·且說華復疇那夜正閒坐，忽見有個書童呈上一信，看信面上沒有一個字，想道奇怪，忙拆開看道：「頃內間搜得毒藥一包，即誣我大逆，有僕婦作證出道，吾今夜不知身死誰手？恐累及君，速去可也。刻與君心軒話後，誰知已不能再睹君一面。自此之後，沒為永訣，生則長離，君見此書，亦不能再睹吾筆跡矣。痛哉吾二人！痛哉吾二人！書盡意，即祈監察。」

復疇看了大驚，知三太太不是好惹的，就想要走。又看了信幾看，心中一酸，眼淚直流下來道：「這是吾害他的。如今怎麼才好？」就想一會道：「有了。」便用原來的沒字信封，背面畫了三十六個棋子，就叫書童送進。那書童走進第十四層，就給內園僕婦拉去了。

且說復疇自己拔步就走，他又沒有娶親，就托鄰人照顧了房子，說要替羅公子辦貨去。鄰人答應。到了次日，羅府內就沸沸揚揚傳出來，說華復疇要替羅公子買毒藥，要害三太太。

一莊的人駭然，都不服道：「復疇向來公正不過的，豈肯做出這些事情來。他要去告，有吾們四鄰在，總要給復疇洗那不白之冤的。三太太本來聲名不大好聽，從此越發弄得臭了。本要請縣內究辦華復疇，因曉得祖宗是霸佔華家的家產，而且村上自己的聲名不好，也就罷了。」

且說華復疇趕到衢州城裡，尋著一個朋友姓賈的，是在上海做生意的，回家來看妻小，已住了半年，將要出去。復疇道：「吾在本鄉，毫無生計，就想同你出去尋個飯碗兒。」姓賈的道：「也好，吾正是孤伴寂寞，你准和吾同走吧。」復疇大喜。

這夜就住在賈家，挑燈夜會，想起在羅家的時候，覺得有今昔不同之感。又想起羅乾蠱道：「那人真是絕世賢公子，可惜自己沒有權柄，現在還不知死活存亡呢。這倒是我負了他。咳，吾祖宗這口冤氣，不知到什麼時候才能報復呢？」想了一會，朦朧睡去。只見一個古冠古服的人，走近牀來。復疇嚇了一跳。那人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吾就是你的祖宗華黃初。你想給我報仇，我很喜歡，但羅家亦不久了，明年就有一般賊將羅家的人殺完。你到這個時候，回去想法吧。」復疇正要開言，忽然驚醒。到次日，同賈姓的到了寧波，搭上輪船，到了上海，就到姓賈所開的書店，喚做二西堂住下。正是：家國多艱感荊棘，孤身作客類萍蓬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